

21世纪国际关系学系列教材
Textbook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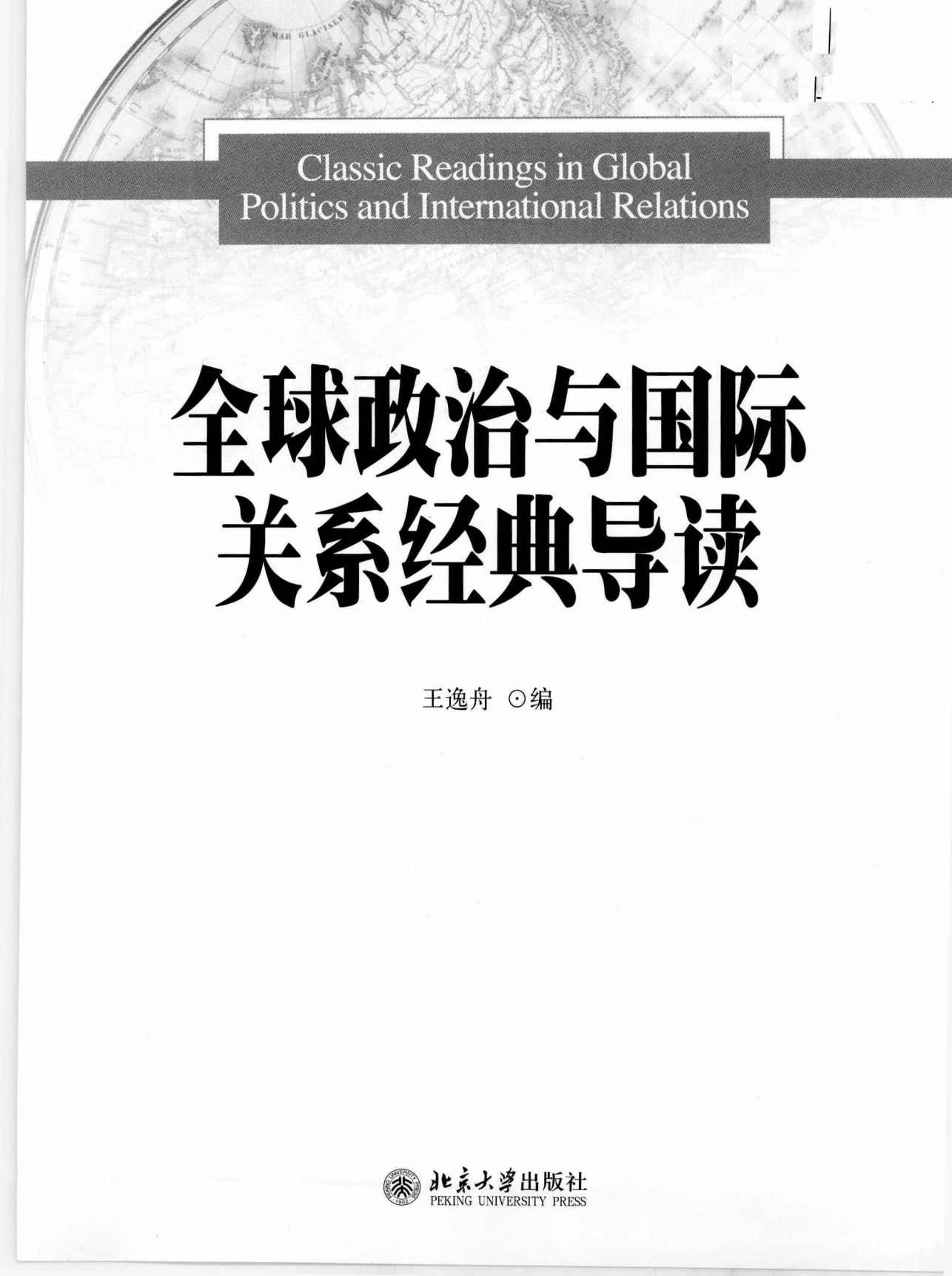
Classic Readings in Global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全球政治与国际 关系经典导读

王逸舟 ○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Classic Readings in Global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全球政治与国际 关系经典导读

王逸舟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政治与国际关系经典导读/王逸舟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7
(21世纪国际关系学系列教材)

ISBN 978-7-301-15540-0

I.全… II.王… III.①国际政治-高等学校-教材 ②国际关系-高等学校-教材 IV.D5 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1158号

声明:本书为教学参考目的摘选了部分其他出版机构的作品,感谢相关机构和著译者许可出版,并请那些我们未能联系上的著译者或出版者尽早与我们联系,我们将按规定敬奉稿酬,非常感谢!

书 名:全球政治与国际关系经典导读

著作责任者:王逸舟 编

责任编辑:耿协峰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5540-0/D·2366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印 刷 者: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3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4.5印张 240千字


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编者荐语

读书益智,读更受惠无穷。这是自己编完此书后的强烈感受,没有丝毫的夸张;整个编书的过程,不只是在搜集文献、筛选章节、确定重点,更是在学习、欣赏、思索大师们的真知灼见,在不停地自我充实、纠正偏见、扩展想象和洞察范围。作为多年从事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一员,本人仍能深深感受这次“充电”、“补课”的价值与必要。对于那些初入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门槛的人,我更是强烈主张要仔细阅读这些章节,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时下各种榜单上的不少出版物。

看上去,国际关系太复杂太阴暗,充斥着恃强凌弱或尔虞我诈。一般都以为,国际政治就是人性恶在国家间关系上的再现,是人类动物园的自然状态。也不得不承认,到目前为止,国际体系仍然是以国家的偏好、利益、抉择为中轴和重心,仍然大体沿袭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竞争逻辑。似乎再简单不过,权力政治学、现实主义博弈观、各种势力均衡理论等等,拥有一言九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超大声响,教师和学生、政治人物和媒体大众,只能被动地、别无选择地接受它们。

然而,细细搜索就会发现,还有另外一些耐人寻味、值得追求的东西:它们更多是散落在一些伟大思想家的著述里,很少占据权力现实主义那样显赫的高位,有时甚至不属于入选者最受推崇的作品之列,但它们表述出更加深沉、影响力更加久远的内涵,揭示了人性中真善美的另一面,提示了国家机器的工具性、可塑性及其原本的“下位”,尤其是发现并展现了人(类)的潜能、解

放通途及其桎梏所在,发现并展现了相应的国家/社会关系之位置转换的条件,发现并展现了相应的国际关系进步的基本规律。

据编者看,书中作品的特殊之处在于:对于它们的创作者来说,“人”始终是大写的主题,人的自由、创造、解放与社会的整体性、生动性、进步性是相互依托、密不可分,人的坐标在划分群己权界、政治/政府行使职能的方式、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及全球社会的互动角色等方面是至关重要的,人民主权应当是国家主权的内在特质,个人的进步最终必然外化为国际关系的进步。整个人类的历史说到底,是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和国际的形态从束缚人类到解放人类(包括人的身体和精神)的一部演进史。

毫无疑问,入选的思想家比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阅读得更多也思考得更深:他们懂得什么叫阶级、等级、剥削和压迫,他们知道国家(政府)行善或作恶时的巨大分别,他们理解霸权治下的和平与真正永久的和平的不同实现条件,他们在观测各种政治类型、权力形态以及国家兴衰的不同画面时看得更加宽广。不要以为这些思想家只会冥思苦想,不懂现实复杂性,不了解人性贪婪、政治险恶和国家霸性的一面;他们的深刻在于,其视野超出了既往和当下,反对说历史是恶的循环,不相信人类是“命”的囚徒。

本书收录的作品大致可分几块:人的自由解放有何种具象,国家政治怎样解构和形塑,群己权界从哪里划定(主要来自古典作家如马克思、恩格斯、卢梭、康德、洛克、密尔等的著述);全球政治的发展如何推动国际机制和各种规范的生成,世界政治的相互依赖带来了哪些治理方面的难题,国家的衰落和社会的自主怎样相辅相成(多半出自当代学术大家如波利蒂斯、基欧汉、奈、斯特兰奇等);多边主义、地区主义、复合安全观等最新的发展趋势如何推动国际关系的进步和人的解放(包含在布赞、哈斯、鲁杰的论述里)。

这里收录的作品尽管论题不尽相同,思想的维度却有高度的一致:人是本体,是目标,是基础,是上位,是核心,是坐标;政府权势、安全重心、国家主权、法律秩序等形态,不过是人在异化过程或在解放过程中自我束缚或自我超越的工具;国际政治、世界社会、地区主义、全球治理之类当代国际关系命题,自然服务于、服从于这种人本主义的和进步取向的政治分析逻辑。对于初学者而言,文中概念的深究和理论的探讨有时难免费神费时,但若紧紧抓住上述线索,就不难理解思想家们的文章要义及心中所想。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在以往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教科书里,这些被认为是“过于理想化”的著述多被放在比较边缘的位置,介绍说明得很少,其亮点和优势的分析更是不够。读者手头的这本文选,正是改进这种状况的一个尝试。它仅仅是

编者根据自己有限的阅读和理解选编而成,不求全面,不搞平衡,不图系统;唯一的取舍标准,是入选者对人的解放及有助于人的解放的社会政治形态和国际关系形态的独到思考,哪怕这类思考只占据他们在某一时期的某一重点或某一作品的某一片断。

按照我的考虑,对于这本文选,理想的讲授形式是,每次结合国际关系学的各门主课,把此选本里的内容,一人一题,一讲一章,作为参考读物,推荐给学生阅读和讨论。有鉴于此,选编时对厚薄不等的原著章节均做了删节,忍痛割爱了许多重要的内容,留下的只是最低限度必须保留的文字。说这句话的一个意思是,假使有心的读者肯下气力,不妨根据每章后面的“参考阅读”,找来原著,对着全本,细细品味。尤其是博士生和年轻教师,最好把这本文选看成对基本线索的某种提示。

作为“淘宝者”,我有自知之明。面对思想巨人,换了水平更高的编者,完全可以做出大相径庭的解读,采取截然不同的取舍。本文选算是个人涉猎经典的一种收获吧。惊奇着那么可贵的思考,欣赏着如此精彩的论述,编选时情不自禁有一种赞叹,盼望把这种感受传递给读者。不论好坏,投入这项工作,是一件享受的事情;不知成效,等待读者的反应,多少让我忐忑不安。但愿《全球政治与国际关系经典导读》为新时期中国思想之厦的建设添一砖一瓦。

目 录

▶ 第一编 全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进步

- 共产党宣言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3
论三权分立 约翰·洛克 /21
社会契约论 让-雅克·卢梭 /33
论权威与自由的关系 约翰·密尔 /53
自由主义诸要素 伦纳德·霍布豪斯 /65
永久和平论 伊曼努尔·康德 /76

▶ 第二编 全球政治与全球治理

- 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 尼古拉斯·波利蒂斯 /89
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 罗伯特·基欧汉 约瑟夫·奈 /100
研究国际制度的两种方法 罗伯特·基欧汉 /120
软权力 约瑟夫·奈 /135
全球新秩序中的治理 詹姆斯·罗西瑙 /148
衰落中的国家权威 苏珊·斯特兰奇 /166

▶ 第三编 国际关系的新挑战

- 复合安全论 巴里·布赞 /179
论多边主义 约翰·鲁杰 /196
地区主义的挑战 厄恩斯特·哈斯 /208

第一编 全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进步



共产党宣言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诞生在德国的特里尔镇,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理论体系对他身后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 1820—1895),出生于德国莱茵省巴门市,马克思的个人挚友和理论助手,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共产党宣言》出版于1848年,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在它出版后的一百多年间被译为几十种文字出版。“宣言”用精炼的文字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最重要的一些论点。值得重视的,是它的结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既是对当时资本主义制度残酷性一面的批判,也折射出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的欧洲在思想上的高度;它同时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远比不少狭隘的追随者所理解的更加人性化和博大精深。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为了这个目的,各国共产党人集会于伦敦,拟定了如下的宣言,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弗拉芒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

一、资产者和无产者^①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②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③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

① 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编者注)

② 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公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起源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村社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到爱尔兰的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关于这个解体过程,我曾经试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年斯图加特第2版)中加以探讨。(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在1890年德文版中删去了这个注的最后一句话。——编者注)

③ 行会师傅就是在行会中享有全权的会员,是行会内部的师傅,而不是行会的首领。(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编者注)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

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①。它在封建领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②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

① “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这个阶级的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编者注

② 法国的新兴城市，甚至在它们从封建领主手里争得地方自治和“第三等级”的政治权利以前，就已经称为“公社”了。一般说来，这里是把英国当做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而把法国当做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编者注）

意大利和法国的市民，从他们的封建主手中买得或争得最初的自治权以后，就把自己的城市共同体称为“公社”。（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的注。——编者注）

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①,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②;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主国^③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那种人力的野蛮使用,是以极端怠惰作为相应补充的。它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

①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例如在意大利和德国)”。——编者注

②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例如在法国)”。——编者注

③ “等级君主国”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半封建君主国”。——编者注

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

^① 这句话中的“文学”（德文是 *Literatur*）一词是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著作。——编者注

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

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

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的价格，是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越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越减少。不仅如此，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①也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

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越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越发达，男工也就越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挤。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

^① “劳动量”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劳动负担”。——编者注

级中得到补充的。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

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他们不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且攻击生产工具本身^①;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上,工人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工人的大规模集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时还能够把整个无产阶级发动起来。因此,在这个阶段上,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专制君主制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者和小资产者作斗争。因此,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②;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为可能发生的反抗准备食品。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

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

^① 这句话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他们不是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是攻击生产工具本身”。——编者注

^②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工联)”。——编者注